

晉

書

十八

列傳第二十七

晉書五十七

御撰

羅憲 兒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
 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
 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
 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
 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乃守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
 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
 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
 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
 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
 疫大半或勸南出犍犍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
 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
 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王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
 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
 子弟後問先輩且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哭武
 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
 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犍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
 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
 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曰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
 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
 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平西將軍反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
 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



州代山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為降
因出密宣告於外寇曰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
號都於郾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
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皓以脩
宿有威惠為嶺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
以討之未尅而王師伐吳脩率眾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
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
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邊夷
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
上表曰臣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
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勤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
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
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

五石列傳二十七

二

許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為庾永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
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
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成黎陽為翟
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
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
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羨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及殊
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
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
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
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
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
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

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皇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
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且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
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
庫令與隆分守。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
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方計，或乘險以遇隆，
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
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
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
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
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
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
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方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卷之二十七

三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
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
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
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且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
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
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曲辰器，將若田者。虜以
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
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
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
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
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以咸為鷹揚將
軍，率兵屯河橋中。者為父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

有籌略少好武事宜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軍假節頓軍碓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

晉列二十一

四

羞校尉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資謂令負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感恩為亂郡吏呂興殺資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趾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興谷為交趾太守令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麋竺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瑒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遣虞美汜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一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籠裝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
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
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
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与系又使象乘璜輜車
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阯
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
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監鐵斷勿与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
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旦等与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
日而降者家屬蜀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
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
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
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早所殺則子
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早客謀襲璜事覺牧早呵曰
吾賊早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早猶罵曰吾

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
幹襲蔡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
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
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早爲
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早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
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是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
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
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
太守脩允代之交士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
息勣勣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
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普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
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

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厓弩昔為故國所採備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胥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節擢蠲其罪豐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復所見謹言督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无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高賈去來以珠貨采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一次者輸一鹿麕者蠲

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負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負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叔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自甚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道守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珣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

使人陽狂技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凡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尔无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異其去職遷自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

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焉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无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采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因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揖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涿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為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將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
二州軍潰為顛所擒顛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荅曰但劉劭
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顛壯之引與歡宴弼日表為右衛
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
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
相距於長歧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
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眾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
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掠梁州刺史張彤遣巴
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為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
密結李雄遣眾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
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
中荒敗迫近大賊尅復之事俟英雄止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
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

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暹楊武等自襄陽將
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眾於黃金距之邈受暹重賂勸光納
暹邈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暹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暹之徒
屬暹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眾討暹不
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
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誓言助
光內與暹同光弗之知也暹息接率眾助邈暹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
矢所中死賊遂大成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
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
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立遠近傷惜之有二子曰邁
少辟大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
及督護王春回奉光妻息率其眾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
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
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復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關資儲以寡敵眾經年抗

御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敢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王薄值刺史郤隆被齊王固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固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我兵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傑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大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昌太守時杜曾迎弟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敗帝所遣如有時望為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龍與誘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

九

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眾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道守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道守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領嶠而揚麾屬鼎命淪定有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武甄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涇北審揚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晃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樞之任清規自遠鼓軍散之巨厥聲彌勁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音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玄威操履復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潛師龍衣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周處

子玘

玘弟札

玘子繼

周訪

子無

無弟光

楚子瓊

光子仲孫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都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甚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

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歟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羨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王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比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尺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比自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然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工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東馬觀西戎勢霍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尺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醢醢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狗師令身首齊齊人之云二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續亦上詩云周全其即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

晉列傳

二

曰處履德清方寸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宜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孝不及閉門絮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竒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乃召為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沅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乃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弒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龍馬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場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

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遂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為內應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眾而東時敏弟昶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昶密諷廣殺昶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乃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舍曹屬初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懷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人鄉里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其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

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即丹楊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蔡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顓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永牢帝聞而秘之乃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奔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加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二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

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道乃協爲名
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
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
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
帝以周氏奔世豪望天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總爲札所責失志
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
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蔡
孝廉除郎中司馬齊王囧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
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璿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
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
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
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
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

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
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廷征虜將軍吳興內
史廷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
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
深忌之後廷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
充權勢相伴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
者患於彊逼自古艱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
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且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
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
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識當
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廷爲敦諮
議參軍即營中殺廷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
子旣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
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及敦死
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
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恐筵兄
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
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茲
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
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
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躰所且深惜
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且令體
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
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
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亦宜靈辟齊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
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
責明矣導尊重議曰省今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

晉書列傳二十八

五

出風言言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
知隗協亂政信敦臣救苟臣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
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
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臣救不圖將來之大
逆亞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
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
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
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
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
亦不必為忠比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
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
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
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旣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違當順
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道守議追贈札衛尉

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廷卓，桀有才能，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後廷族元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廷忠列至，到為一郡所劾，意謂直遣廷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廷，使輕騎還陽羨。廷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廷謂續曰：「且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廷逼牽與俱坐定，廷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裹帶小刀，便操刃逼廷。』廷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廷因欲誅總，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毋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廷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廷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廷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山。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家，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軋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軼之逸來攻，訪率眾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

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棧以距之桔槔不
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
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粲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粲於豫章石頭
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
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変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
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
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
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且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
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弼
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
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未
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
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
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

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待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
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執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
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死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
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
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
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尋銳氣甚
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
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
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二鼓兩甄敗鳴六鼓趙
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
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
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

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詔軍并獲第五猗胡浪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敞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辟釋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買堅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

本列傳二十八

八

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盧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悅一歲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龍齋除雁鳥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為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為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贊納之初嶽為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贊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道導以撫為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于監

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訥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立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璽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韶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韶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雁鳥揚將軍捷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龍臺爵建城公世在梁益其得物情時梁州刺史

王日列傳二十八

九

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大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劍勳等斬之尋卒子熈嗣

熈字孟威少有節操州乃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熈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獲之熈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熈曰家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熈曰晉家元會何如此熈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訢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立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璽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韶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韶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雁鳥揚將軍捷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龍臺爵建城公世在梁益其得物情時梁州刺史

王日列傳二十八

九

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大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劍勳等斬之尋卒子熈嗣

熈字孟威少有節操州乃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熈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獲之熈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熈曰家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熈曰晉家元會何如此熈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
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
賊姦計大元二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
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來身吞炭不忘忠
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
之適成其名矣遂捷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
節不撓堅歎曰周子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繫之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
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
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
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
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
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貨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
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尉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
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

列二十八

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
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
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
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
何爲與錢鳳作賊衆悉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捕鳳詣
關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温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
命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二郡寧
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
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
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
牛得之因葬其処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
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跼弛之材
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
義徇國亡驅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魯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患難斯為隘矣終
於墳塋山豈不惜哉札莛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
獲宥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
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
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翼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討清
江漢謀孫翼子枝節擁旌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
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為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二定江東札
雖啓敵廷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旌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而威
抗列心存舊曰主

汝南王亮子粹矩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囹鄭方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顥

東海王越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利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善美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趙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

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旌節蒞獄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晉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直愛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其亦其乘輿幽執更同妾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賊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有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辟皮諸王權輕

衆寡度長契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揔為其傳云耳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整言有才有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列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叔昝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

侍中之服感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虜虜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二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為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揚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羨為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揚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間計於廷尉何曰助助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

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馮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揚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淮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執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龍衣錢二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粹字

正百列傳二十九

三

王

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高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入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導之為主事世伏誅弟皆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羨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羨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

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裴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荆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大保裴屬尊元會特為設林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裴宗室元老特為之拜裴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裴官詔不問及帝寢疾裴與王道守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裴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林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裴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裴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裴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裴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

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道守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道守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為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胤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大保衛瑋以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

瑋所昵瑾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誣亮瑾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宜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瑾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能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騎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

右無復入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歎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眾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瑾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嘗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

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喪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頡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頡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解渾右衛司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取貝人圖

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西貝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復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使飛督問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筭詩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朔軍校尉齊王固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音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乃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群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蜀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恭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朝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固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固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立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偽為

百官列傳二十九

七

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恭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司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達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達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身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恭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訛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其有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蜀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
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
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
率甲士入殿譬喻前三部司馬示以威賞比自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
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
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
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虔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
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
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
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
在學二十年比置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封侯郡綱紀並為
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考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
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東朝城王孫秀
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比自登卿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
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
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
之事倫敬重焉秀乃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
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
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
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
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
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囧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
各據一方秀知囧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
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
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比自小人撓亂朝廷可一
時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

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開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開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開出召東平王琳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拒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曰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高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秀欲遣馥度領兵助諸軍戰馥度不肯度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度度然後率眾八千為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囧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囧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囧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囧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乃度及超還會泓敗囧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度還已至庾君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采其諸軍濟潁進攻囧營囧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眾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囧營執得囧以誑惑其眾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劄孫會見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滿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宗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

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
孫竒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
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
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
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
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子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
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恭皆還汶陽里第於是
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
送倫及恭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度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
者免度官度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以逆宜
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
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恭馥度謂付廷尉
獄考音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
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

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悛殷渾與秀為王輿所誅張衡
閻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兪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璠自陽翟降
齊王囧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囧又伏法

齊武閔王囧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
武帝不信遣太醫西訖候比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囧號踊許父病為
醫西所誣詔即誅醫西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
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囧以位不滿
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
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龍安之囧因眾心怨望潛與離狐
王盛頰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
囧既有成謀未發恐事乃與軍司管龍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
定乃收龍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
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
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囧屯軍陽翟倫遣其將

閻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囹圄交戰囹圄軍失利取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
衆於黃橋囹圄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囹誅討賊
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
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囹於是
輔政居故宮置掾屬蜀四十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
廬舍以數百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數季秋門牆以通西閣後房施鍾
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二書室選宰不均惟
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勛領中領軍封葛旗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
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膺殿中御史桓豹
奏事不先經囹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
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囹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
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囹驕恣曰其終無
後志前賊曹屬蜀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
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雷三百

列二十九

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
單幕布之陋安躡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強之
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擲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
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
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
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
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
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
觀天下所以不去於丕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
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
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曾衛之
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
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宗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獄
於群后擢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鑿宅太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
聖於前大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獄
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
重刃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頽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襄
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
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
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路血誠冒昧
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卒退就缺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
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固因導以和
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固已大司馬固雖唱義有興復皇位
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固不能固守臣節實
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左右
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真逆謀夷而率百万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
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

嚴列不解故東萊王粲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
黨潛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酒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无
所畏已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愍恫擁傳詔可葛旛小豎維持國命
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化負謀斥罪忠
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固所行每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
李含乘駟密至宣騰詔百民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固擁
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
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
廢固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
就允合衆望且為宰輔代固阿衡之任顥表既至固大懼會百寮曰昔
孫秀作逆篡逼帝主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
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固委權崇讓固從事中郎葛旛怒曰趙庶
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

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躬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貴報稽緩
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
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
徑入宮發兵攻囹府囹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
及千秋神武門囹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
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
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枕明日囹敗又擒囹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
又叱左右促牽出囹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
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囹尸於西明亭
三日而莫敢收斂囹故掾屬荀閻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囹之盛也有一
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使去耳識者聞而惡
之時又謠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囹誅永興初詔以囹輕陷重刑
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二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囹祀歷負外
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囹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囹王昔以宗藩穆胤紹

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
大濟潁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去殊分
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
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子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
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
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
而有靈祗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
重述囹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
皆沒于劉聰囹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龍衣封齊王紹
攸囹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
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
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義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
而未能薦達及囹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囹

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恭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衡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固含刃心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負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故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

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懼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冏傳檄以又為內主冏遣其將董艾龍襲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幃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三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冏彊翼又為冏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龍襲又并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眾還復

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
逆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足與鄉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
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
城群臣同忿聊即念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茲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
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相來逆者當前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
四海今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
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因隆洪業本枝百
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
每真文王至心憐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
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
惑自為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
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
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

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
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
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
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
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中忠孝神
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
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
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
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
將到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營多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
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
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
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
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固舉義穎發兵應固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倚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曰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固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固始率衆入洛白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大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

大司馬臣固之勲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固別固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與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疆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饉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柩離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固驕

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下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大子太傅穎辟女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受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魏欲遠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囚敗穎縣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固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弟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龍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

王日列二十一

十一

爲皇天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迂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穎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羊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耽殿中中郎丞荀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且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滂陰耽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棗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

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
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
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眾情翕然顥
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
越率眾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
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
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盧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
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
陽王虓幽之而无他意屬虓暴甚死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
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
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
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二年身躰手足不見洗
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号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
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夜不

晉書卷二十九

十八

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
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
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
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粲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王
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列王瓌之子也初龍父爵咸寧
二年就國二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
顥可以為諸國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為平
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為踈特以
賢奉及趙王倫篡位文惠王囹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
在始平合眾得數千人以應囹遣信要顥遣主簿房陽河間人張
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要斬之及囹檄至顥執囹使送之於
倫倫徵兵於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
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叔護席遠等追方軍廼以應二王義兵至

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令方各率衆還及固論功雖怒顯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胡軍校尉與固參車皇用商司馬趙驥等有憾遂在顯詭稱受密詔伐固因說利害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固及固敗顯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下粹等共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兵及與顯陰謀具以告又乃誅含等顯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方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顯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顯廢皇太子單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眡奉天子伐穎顯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顯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黑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

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顯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惣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顯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遣說顯令送帝還都與顯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顯乃令方親信將到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刀默守潼關乃各輔殺方又斬輔顯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刀默以入關顯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顯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

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龔安定太守賈弼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等海王越遣督護糜晃率國兵伐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顓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巨於新安雍合車上扼殺之并其二子詔以彭城元王直子融為顓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休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為主政惠帝免

二十九

二十

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大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蓋思

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叱左右斬之以致穆
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
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
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且自牧乃
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
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為
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弼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
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鄆也攜并州將田甄
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暉薄盛等部眾萬餘人至鄆遣就穀冀州號為乞
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
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暉薄盛斬田蘭率其眾
降甄社祁濟棄車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子為府疑朝臣貳已乃誣
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

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與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
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京為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
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眾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
言越誣以訛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
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
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
逞消殄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且也若端坐京
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
毗及龍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
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眾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
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
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
履復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會之眾以俟戰守之備宗

廟主上相賴匡救擲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齟齬之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豐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眾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弼弟璋焚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悻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

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奔繼之哀帝徙奔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豐選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台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悞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瑯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茲隱乃使元良溝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北遂列衣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爾墮揚毒縣窺九五之尊夫神哭聖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

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固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
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
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志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
竒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表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
材力絕人忠旣未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慷慨烈
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摠
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
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
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癩毒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
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力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
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旣而帝京寡弱
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祏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
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
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墮
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
八王之謂矣

贊曰其撓朝政瑋懷職競詭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
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造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
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厲功虧一貫奄羅殘賊章度勤王
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感俱為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
撫敗國喪帥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